皇明世說新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五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夙惠

方孝孺髫齓巳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忻然有顧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解遽荅云嫂溺叔援權也

楊文敏年十二三或論古名相嘆爲不可及公徐云皇

夔伊周或不可及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者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嘗與程敏政同召　上試對云螃蟹渾身甲冑敏政對曰

鳳凰徧體文章東陽對曰卿蛛滿腹經綸後程宜

學士李大拜兆于此矣

楊季任僉浙憲嘗見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生手挾書

包為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

狡生對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許之

乃云莫若公廉季任詰之曰無賞又何如對曰莫

若公貪季任大奇之生名呂升官亦至僉憲

舒芬之父得一塊地形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

世之後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時芬童年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塟于此見即應矣父從之芬果大魁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　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握筆久之不動　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寫于地上耳　上命內侍舁几一揮而就

正統間起送神童至京　上戲與丈餘紅羅使直書

一字乃以筆直竪如羅長傍加一點遂成卜字

何瀞幼時其祖折葵一枝付公命向日拜葵北面拜

祖怪問公曰翁獨不聞闕在北耶

彭春巷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强之不從

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

何文肅喬新幼閱陳子桱通鑑續編翰林周中規問

曰子桱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敢議然吕

文煥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

包括之卒不書其官紀羲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中規大驚

自其父冢宰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張簡肅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斬伐殆盡。

劉文靖初時臥病其父即病所得其祝竈文驚嘆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

張寧七歲題畫龍有云若與點金睛恐飛去。

王字幼穎悟過絕異人張三丰抱視良久曰此兒奇

特不凡他日必爲河南人物貴顯不足言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婣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

即擲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遺長者故携歸耳

劉咸栗六歲侍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

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

劉咸栗幼時侍父方伯公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

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奈何方

伯笑曰童子何慮之遠

布衣陳剩夫家始微賤父銀工也常携公攻業于人其人容爲之防公年十二語其父曰父何執業而蒙盜賊之名乎。勸其父舍之

呂原九歲能文識者曰此子殆脫穎而出者

王逌亭年十二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危來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

倪文毅五歲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之理矣

王陽明幼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陽明曰登第恐非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其父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謝璿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冷鷺驚與呼爲奇童

鳳翔王麒年十三爲知府張本齋所愛曰使讀書不

轂不數年天下無書矣

韓邦靖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父問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

孫文簡承恩五齡吳一齋以紅燭試破即答曰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吳曰此清華色象異日華國之徵

王貞叔見彈刀者其師戲分韻教之作詩王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師驚曰予異日必以文鳴世

豪爽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孫炎博學能文下筆輒數千言與人談古今成敗如懸河性嗜飲負氣一時交遊並豪俠輩嘗曰孫炎豈齷齪輩伍耶章句之士不在眉睫

永樂間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僅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曾內翰棨請往

上問卿量幾何對曰臣量且當倍過此虜　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討虜使已醉武弁亦潦倒內翰藝燊復命　上笑曰無論文學酒量豈不作我朝狀元乎

項忠討滿四矢石如雨略不少避馬文升勸其持重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郭定襄登守大同屢衂之後人心土崩登者泣曰事至此奈何登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慮之事若胡

勢莫遏吾與此城耆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

王竑少以經濟自許擢給事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
　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

劉源清巡撫宣大每戰必曰死入褒忠祠何恨

武安侯鄭亨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犬家
　亦走避之當時亦大異此事

鄒智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家居智往見且曰
　智此行非但會試正欲上疏使進君子退小人則

天下治怨不答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董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彥士奇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睨之吾曰吾豈

與君校技者耶

王竑尚氣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爲訖侻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撾殺馬順者自是名滿天下

憲宗闢西廠命中官經事勢焰不可嚮其黨韋瑛者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士偉家并拶其妻時陳音居北舍亟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音也

聲氣愈厲其人少戢

尋中丞雍膳乃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至公提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囚猶爾臨陣當何如耶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股絕者

何喬新守溫夜乘小艇訪虞徵君而璘坐久索飲村居無所覓公嘆雖酸醋亦可乃出新醞一缾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齋交

王羽成少好奇隨海桴過仙姑島觀日出島有老人留王宿半夜呼曰日出矣王起見海水都作臙脂色日如巨屋晃漾漸昇以爲半生奇觀莫是過也

湯徵動東陽王孫負才使氣自記數歲言十五六爲弟子員京兆尹下學傳書召諸生徵動後至當笞大呼折尹盤摑尹尹懼卒笞之徵動探衣走出學門題詩府署云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遂出遊江湖

梁有聲上書請告時聲與籍甚嘗從吏部人有風其
且止者公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
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

胡山人岳㮤與曾省吾善曾問謂山人嘉靖武科自
見山人笑曰足下豚生能畢早行學中然後從
見角用腐鼠乎孰與高岸長嘯論說先王之道世長
者遊以自愉快即六將軍不易矣

汪青屋嘗從嚴世蕃飲世蕃屬所狎客餘事飲狀其

任強灘之公即以灘世蕃曰吾代客酬也

沈青崖編管保安會總督楊順多殺平民報功青崖吟忿懣為詩刺之有曰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或勸公隱默自全公曰我昔非言官今非啞子若輩殺人欺君要賞吾誓不與共天

楊爵繫獄首尾八載每誦易以自遣人每勸止之公曰吾身尚在吾何憾

楊用修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

可乃以精白襪作祇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
欣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裾袖商重賞伎女購歸裝演
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爲快

王冕大雪中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
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

冀司諫嘆、元經才藝上聞元經曰人各有時若
錐處囊中穎當自脫寧待援手他人乎僕與薦上
元經惟有披髮入山耳

楊爵家居有旨逮繫官校入卽與偕行諸校謂曰盍內別乎爵曰去矣勿復顧

楊給諫名繩自言我月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决濤能吐不能含

楊繼盛論劾嚴嵩　上怒其引用　二王爲辭杖公百或遺之蚺蛇膽公曰椒山自有膽

全椒舊有項羽廟佘翔爲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殆爲咸陽三月火復仇耳

李思齋曰丈夫喜則清風明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閑眼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過毛尚書伯溫過其舟毛曰君得無饑否呼侍者捧大盤四其一一蒸鵞鷄鴨皆大臠其二一蒸饅頭大如盌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摋之銀盌二使注酒長跽大嚼傍若無人時文貞年少勇于酒互舉無筭若飲然而別曰公大器也

高捷罷歸莊居盜意其厚藏謀刼之司閽者以報捷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刃光如月慓疾如風盜皆狂奔間有俯伏者呼曰三叔尚能武如是耶

彭司馬澤晨訪郭武定置小酌念無酬酢者適張御史之子至因取兩銀卅相對彭命不肯脫衣酒十餘行解帶褫衣曰進部未遲也屬有微雪又十餘行曰部幸稀事可無進矣轟對無算至暮始別

唐荊川語王遵巖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

絕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少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文字家藏人蓄着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楳炭竹木當盡減價矣

吳人張隱君云吾積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

唐順之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三崖歐陽公數忤權倖有爲公寒心者公曰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既爲官安得避禍

黄舍人遊月與一二同年遊西山黄岸幘衣半臂策衿坐運錢騾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雲即以鳥嬌遊人爲之語曰得山禽從舍人

鄧文潔善病平生酷自愛及登嵩山峻嶺不及絕處不依不臨懸不壯每會神情穩得仙仙欲飛

楊最在獄不食因飯語周順之曰嘗以璧碎石上作羣玉屑安能堪此侮汚爲全瓦礫耶

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客至若無客

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也

龔大章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安用哉

熊際華曰余泛舟亦以七月望夕因感賞古人賦詩横槊風雲氣豪舉酒屬客勝情乃足澆之

眞雲卿曰余嘗獨居山中時借樵僧舍每見林巒新霽鳥聲碎耳巖扉初曉雲山盪胸一敧山枕翠正落枕上仙仙乎覺身世之欲浮也

容止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劍氣殆不可掩

忠誠伯茹瑺狀貌魁奇不妄言笑事 太祖十餘年小心無過 太祖嘗稱爲賢人君子

王禕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可近及接之聽其言情意藹然恨知之晚

大同鎮巡撫李賢以王越薦及陛見 英宗曰王越

是奕利武職打扮遂用

倪文毅體貌豐碩目光燭然望之如神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李文達等代之後又繼以岳正　英宗始見徐曰徐有貞可惜無福又謂岳正醜擬胡子故此數人旋斥而文達儀度端凝得體始終保全安享富貴

韓雍精悍闓達　上喜以狀貌擢兵部右侍[illegible]謂閣[illegible]曰吾邊撫臣但得如雍者方稱

王守溪云成弘間翰林聲望最著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儀貌修偉寬温粹含弘遷明暢亮直並有公輔之望

林鶚貌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

謝一夔廷試第一傳臚之日褎然衆中縉紳屬目李文達尤喜得人後有及第者輙曰安得偉器如謝某者乎

王文莊鴻儒未遇郡守段堅一見嘆曰子風神清徹

非塵埃中人

戶書吳琳致政歸朝廷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拔稻秧徐布于田貌甚端謹問曰此有吳尚書乎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

丘文莊稱蔡介夫氣清而色和外圓而內辯

世宗幸太廟見張文忠公喜賜詩齊公貌奇才崛

趙大周云楊升菴在瀘州其服飾舉動似蘇州一貴公子

莆田彭韶爲吏侍人不見其笑容衆擬之包孝肅

孫一元善說玄虛渥頳飄鬚髯之如神仙中人

黃道月在京邸飲黃履常樸中望西山雲黃倚樹浮白目光與雪射爛若燭銀長嘯內激山水盡裂

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相

三崖歐陽公眉目皎皙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

陸杰巡撫湖廣　世廟巡幸召見見公偉貌修髯進退從容語近侍曰陸都堂眞大臣也

自新

羅文恭玩內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嘻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畱其前功篤志聖學

岳正再起再廢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于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寫小像遂隱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

世廟諭內閣曰侍郎董玘　經筵內行禮先後俱無
遜褻之體其心可知玘聞之懼自是見　上屏息
如儀　上復謂內閣曰玘承諭後似加恭謹已知
省改其令安心供職

呂光洵按吳其給事欲爲富人君開道陸粲在座不
畀言而別語所親曰非陸公誰言地方利病又
勸其奏請蠲租役爲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噤不
敢言思之愧死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

聶謹喜擊劍弄丸蹴踘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醉輒出都門走馬平原識者咸目之曰此吾舍人兒耶舍人長者何爲令無子謹聞曰如人言必何若乃稱舍人有兒也或曰丈夫能以文章博上第耳謹曰若是于謹何有遂謝諸少年始爲博士業至掄魁才五月耳

助教李繼淳薄李時勉爲司成時厭之後時勉忤璫被枷繼營救甚力轉求會昌伯得釋衆始稱之

企羨

楊翥講學督溪之上學徒彌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以求館事翥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求吾之所師者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師者盡指士奇也竟延之

進士姜麟見陳白沙曰吾閲人多矣如此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曰活孟子活孟子

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學士柏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求矢勿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

廖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獨魏裳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曰何物少年乃爾足三冬耶

周鼎頡敏絕倫爲金榮襄入幕下士章文仲來謁公曰聞有周鼎者願與角公出南征詩百韻進爾生

于前為誦一過皆能悉記周復從末句倒誦至前章謝曰今而後知讓君矣

王陽明謫龍場驛丞歸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乃托言投江實附客舟至閩登岸犇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陽明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

嘉靖初朝鮮王奏呂柟馬理爲中國人才第一朝廷乞厚遇仍頒賜其所爲文使本國誦式

文待詔每稱沈啟南爲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

陸師道師事文徵明人謂陸公已貴胡折節乃爾公曰文先生以秘藏遊無適非隱奉之盆篤

蔡林屋羽書法道勁閒歸蘭亭十七帖人或從傍指摘其疵者羽曰不然吾非歸右軍吾乃效之爲諸

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已

黃文懿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止一雞一黍酒三行食飯而罷此可爲法

王元美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皆吾所不及也

王寅喜談禪嘗執弟子禮禮古峰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遊海內五嶽者三今將遊海外五嶽而後出世寅愈益

竊慕因自號十嶽山人

梅衡湘荅李卓吾云闕公有老態令人茫然楨于公心向之末交一言何可老也

熊際華曰過吉水鄒南皐里水石冷冷真使人懷廉立之想及過先生一語語不可了已翩然有唫風弄月以歸之興矣

莫廷韓曰余生平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牕掩映便欲卜居其下

傷逝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過吉向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為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千勝國嘗為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宋祭酒訥疾篤其子麟懇諸監官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邪死在丁祀兩祭齋戒中耶祭畢乃就昇歸遂卒

袁袠曰國初死忠者如王禕之死滇南希烈之眞卿

也花雲之守姑孰祿山之杲卿也韓成之誑楚沛公之紀信也張子明之僞降晉人之解揚也他如胡越國之死金華孫珉之死括蒼其事與唐張鎬李絳頗相類

王行爲藍玉所知藍誅反行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曰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指揮令將集寫焉敢不從遂以同謀被誅

文廟繼統陳迪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于市

上命割其肉塞進口因問肉味何如對曰這是忠

臣孝子肉甚香美

卓敬不屈　文皇就僇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

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凛然

文皇登極方孝孺不肯草詔衰絰來畢改命樓璉惶

懼受命歸而憤嘆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

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自經死

淝河之戰平安操長鎗馳馬追　文皇幾及會馬蹶

被擒　上問曰向非馬歟汝將何爲安太言曰刺殿下如刺朽耳　上壯而釋之久之　上問平保兒尚在耶安聞自經死

吳友雲使雲南有梁王使臣鐵知院等刼雲使降命兩服辮髮以見雲厲聲曰汝不趣降乃欲降天子使耶吾頭可斷身不可辯遂遇害

于謙冤死　憲宗朝禮部官錄謙官制詞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

張學士以寧自守清潔奉使安南襆被而往臨終有
詩去覆身惟有黔婁被乘橐都無陸賈金
劉球疏請攬權大忤逆瑾即陛前捽球赴獄囑其黨
馬順苦拷即獄中支解之劉臨刑不知所謂第大
呼曰死當訴 太祖 太宗
英廟復辟石亨誣奏于謙王文不軌廷鞫日王力辨
迎襄之誣于第云何辨爲縱 上不欲殺我石亨
輩必不相容遂默不對

高都御史明卒時書二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周新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

少司寇林一鶚病久尹直往問安一鶚喘息應曰病將三月當住俸矣明日報卒直曰林公不慮病不起且慮俸當住蓋以廉貧之故可惜也

陳真晟卒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閩南上書請補正學泉南陳先生墓

武宗有旨擇日巡狩徧觀中土繁麗舉朝切諫不聽有金吾指揮張英者謂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卸縛　詔鞫英囊土何爲曰恐汙帝廷洒土掩血耳已而死獄中

陸震廷杖垂死復甦書與諸子曰吾肇乱神不乱也

宸濠將誅不軌瑞州守宋以方積忤濠意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宋曰封疆之臣死封

靈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竟死

宸濠之變許忠節逵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爲位易服而哭人惟問之父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陽明先生臨終門人周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儲巏瘍亟召友人顧璘王韋囑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

楊爵繫獄前後七年忽宮中火傳　詔釋赦爵及歸

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矣未幾卒

施閏將死自誄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

張鳳翔角尚丱與手鄉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

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隨

舉進士卒年三十歲王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

人以二子擬鳳翔非讖乎

方伯張胥將卒語其子曰身後毋納賻傷我節毋作

誌表虛譽失我眞毋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

宋山人應春性豪宕因窮遍遊海內後至武林縉紳有憐其老欲爲置棺衾者宋笑曰我自有結果處無需此八月錢塘潮盛宋飲酒大醉赴潮死

陳體方將死頭戴野花有頃遍遊田間狂醉三日乃辭世去

鄭善夫赴官留都嘗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不一年果卒

棲逸

宋景濂云近來衰孱益甚自度不久人世居北有一峰峻甚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架草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一出衆事皆棄

常熟富民徐洪忽諭幹人潘珪曰吾家業盛矣必有代謝今將舍此而去之遂舉田宅授珪挈妻子築室先隴之側布衣疏食謝遣交遊自號桃源水隱

太祖故人焦某屢命不起使人搜索之一日偵荷雜

酒由御街直入　上大喜命付光祿治具相歡甚歡已而出金銀角二瓶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千戶數日出高橋門挂冠帶于桑樹而歸

太祖召郭德成為都督郭免冠泣謝曰臣耽酒嗜臥不識事情緩急位高祿重必不理　上必殺我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優遊自適足了一生矣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韶曰

吾幸生太平之世。又幸一家骨肉飽煖。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道士鄧羽翁詩甚工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臥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閒雲野鶴之趣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于詩也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與夫人各乘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晚福一日坐觀澄江洪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

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嘗坐盲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陳德勝自號龍灘老人耕隱不仕吳康齋雅重之語陳白沙曰過清江可叩龍灘老人白沙往訪適龍灘雨中簑笠犁田乃延之坐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灘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欺我者

姑蘇尤大參文度乞歸日以詩酒爲活人罕知者會尹冢宰與公同年托蘇守訪之因覓得一老翁絲

委巷芒鞋蒻帽澹如也人或告以郡侯至即趨避之、

楊升菴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呂仲木引疾歸門人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何不憚煩也呂曰豈予得已哉曠職素餐在官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爲甘也、

施峻罷歸每引詞客對酒初請入戶輒手作而揖曰幸爲不佞彈射客有請者亦然彈射訖乃飲或自歌其詩輒酬呼愉快世謂其有稽阮之風

都玄敬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永終日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間當不令都生餓死

王泰年六十餘應至京師同郡王偁戲泰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泰笑謝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

顧大和自號無住髮僧平生蹤跡非西峰則東嶺自

求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

陸文裕公語朝士云僕之迂狂踈而不悔近得祕法朝參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盡皆掃去乃大有益

高叔嗣答袁永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蓑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

所與也

薛蕙罷官乃爲佳園宴處痛罷爲詩著老子解供達磨像寨上陳邵堯夫詩曰是矣是矣俊以尚矣

王立道病肺欲疏歸語人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蜀山從將樓斧伐林于海上吾憔人猶得足終吾年嘗與雲響冠珮絕矣

李千齡請告歸構一樓東眺華不注西攬鮑山曰俾無所涸吾目也

王世懋好栽花果疏治一園悉搆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蘶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曰吾他無所溷汝輩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拾近矚而事遐尋公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尚羊耳

徐獻忠罷歸語人曰越鳥南枝自有靈性鍾鼎尊彝不換我自在山林也

王穀祥家居二十年李默為冢宰欲强起之王辭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

曹時中作壽燕曰往坐片時日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

王元美曰余遊洞庭累十日罏酒偕之行不問主所至自津盡歷名蹤與釣父羣長空儼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靡飲不久清歌流飈遡與轉極凉暄天劍秋不蕭瑟從行諸君周天叙晉詩予忝徧之陸太

善書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
亦善酒李善供具佐吾饒口將書一通寄伯玉大
司馬署中必忻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沈鳳峰曰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
清溪掩映如畫請余對影團坐談諧雜俗醒醉相
笑樂劇飲無算命童子以昆音調鶴南飛聲入雲
秋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綱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
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袁石公曰花寄甁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麤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甁隱者與郝伯承曰如此則羅亂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愛花以德也

黃勉之自稱山人其友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志酣飽飯饒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奥妙

含腴咀雋歌咏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以報主人可謂山僕謂之山人宜哉

陳孝廉琮構別墅貫邑之北切前後塚纍纍或造陳驚歎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目中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王麟洲宦關西見二叟策杖而行意甚適也王問何以得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泉爲酒

可留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一聞。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王作而謝曰。眞太古之民

鄧定宇偕張陽和翁龍溪游古蘭寺。班荆而坐。浮觴流曲水中。接取以飲。俄有孤鳥飛鳴而過。笑曰。此勝絲竹矣。

陸宗伯見莫雲卿山水卷曰。余家九山中。朝夕無非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爲旗人牧監所乾沒。展卷頓

還舊觀復起余芒製竹杖之想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洒洒窻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廷韓曰山非高峻不佳不遠城市不佳不近林木不佳無流泉不佳無寺觀不佳無雲霧不佳無樵牧不佳古之真隱嘯士多托跡于名岳逸之山無隱士則林虛故世有巢居于山林道尊矣

莫雲卿曰晚涼箕踞臨池數酌間設筆墨摹古帖一

二行援琴而鼓之神遊羲黄矣

陳繼儒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棊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雲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陳眉公曰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熏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牕土壁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曰果爾亦是天壤間一異人

五卷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六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賢媛

洪武十年户書滕德懋坐盜用軍糧腰斬　上遣使覘其妻妻方績麻于邸使者告曰若夫盜糧十萬死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不以升合歸贍老妾其及固宜

劉寧爲刑部郎有以銀納瓜中行賄者妻安氏發之

下詔褒寧廉介素信于妻妻能佐以義厚賜之

姚廣孝爲僧其姊知其好殺戒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靖難姊嘆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

姚少師既貴還欲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入戶不復再見

工部尚書吳中貪財鉅萬厥妻嚴正須詰之曰妾呼

其子宣誥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誥
文何嘗說伱清廉二字
解縉胡廣侍燕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已
有子廣宜妻以女遂訂盟後縉子禎亮戍邊廣欲
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被面頓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
父何用生爲越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姑蘇潘純爲御史娶穆氏爲妾穆祖父皆世勳不知

潜有室也其妻黄氏亦不知娶于穆自燕至京純懼舘穆于他室穆知之執妹禮以見黄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有子婦田宅在鄉吾當還汝善事君子明日穆氏兄弟至將論純而歸女穆氏以理諭之黄氏又以女事其父兄感動和好後純出守信陽二氏同處十六年無閒言

劉氏許嫁鹽山王某侏儒而陋既婚不能近婦時逃出與牧兒相追隨兩家父母欲令別嫁女泣曰得

夫若此天也棄而別圖又得一不如意者奈何縱其迸去吾寧奉佛終身不忍以一身事二夫也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乃暮夜潛歸其妻為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蹤跡君為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海州節婦司小花年十六未嫁夫亡歸夫家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年未五十不合例時徐

宗實奉使兩淮上言曰厥婦既能哭夫于盛嫁之初又能剪髮于甕姑之後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

祥符民袁海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禱于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愈夫還語之故夫與毋偕至飛昇臺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許捐軀代姑今當如約衆方止之忽投身萬仞之崖矣俄而毋與夫上殿逢見徐拜禮殿下駭問之徐言方隕

體而下忽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

趙氏歸于謝夫死時年二十有五有奪其志者氏斷髮自誓因嘆曰彼所利者財耳財不去禍終未殄乃盡奩嫁夫之幼妹聞人貧乏及橋梁當葺治者給之數年貲亦衰外議始息

羅循官憲副其妻與諸僚閫人宴集布衣荆簪介珠翠之間或勸之加飾曰素朴乃吾性也

閣老鉛山費公女明慧有文嫁宜興吳尚書之子少

年多外好踈于伉儷女鬱鬱成疾臨亡爲書數百

言遣公末綴一詩云喃指題詩寄老親洞房華負

十年春西江豈是無門第錯認荆溪薄倖人公見

之哀慟幾絕

崑山顧方伯雍里之女嫁于孫甚有才情嘗作春日

詩云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

吽春鶯何良俊謂此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孟淑卿蘇人訓導澄女工詩嘗論朱淑貞詩曰作詩

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
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貴池唐貴梅笄年適宋姑悍而淫誨婦淫者以百數
弗聽加之箠楚炮烙終不聽姑乃訟婦不孝通判
毛玉受賂倍加婦刑幾死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
實婦曰全吾名而汙吾姑可乎竟自經死
張莊懿子早卒聘趙氏女聞夫卒即至夫家守制有
司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清曰言婦則

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毋家若不當擅有錢穀曾
臂辨之引張良陶潛為事類至千餘言

成國朱公殁于虜子某隨征獨返其母讓之曰汝父
死于國難汝隨征何獨生還豈利其爵襲而不顧
耶立命死之以屍于襲封

瑞州倅妻吳氏捧家遭華林賊攻城妻取印付妾賈氏
亟出捍賊不敵遂去賊突入城賈抱印沉水中
乃就縛時盛豹父子亦在縛賊詈賊曰公家父子在

何不遣其父報令贖我賊許之寄語盧曰我不即死以即未付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即投井死

屠漸山欲泊一僕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睹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笑曰但水覓耳僕竟獲免

陳氏女聰慧知書年二十父良紹卒親長欲乘喪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脊沐衣綺乎

貞孝何婦華亭人聞有夫亡而獨存者輒唾之曰胡

不于夫絕時同死後竟行其志

羣慶學訓陳紀召以遷去寄二百金於諸生程衡越五載衡與紀召皆死矣衡家又被盜或說衡妻潘氏因而爲利者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敗夫之名不仁寧居以待後紀召子至舉而還之封識如故

諸城孝廉李相繼室馬氏年二十夫卒扃戶絕不問外事李同年侍御周公用過其家立階下曰馬嫂盛德不敢請見又不敢廢禮北面再拜而去

術解

周顛仙詭譎　太祖每出輙伏道左以手畫地爲圈曰打破一桶再做一桶盡一桶者一統之謂也

太祖每令鐵冠道人望氣言歷歷應及鄱陽大戰友諒已中流矢死軍中尚未覺道人望風知之密啓曰友諒死矣其下猶力戰請爲文以祭使人持進哭之則彼氣奪吾事濟矣如其言漢兵大潰

太祖初渡江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

與士曰願書字占之　上即拔劒畫一字于地士
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爲王也

洪武初叅知政事劉王二公蒞潮戍拱北樓爲來遠
張秉槎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事如期王母病卒
劉公以曆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
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
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

冷謙傳仙術有貧者求濟於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

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錢珍饌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從被執併逮謙謙謂逮者曰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鉼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至御前　高皇問之輒于瓶中應如響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山西金箔張者多幻術　高皇召試其術乃于袖中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同入其中用火四炙瓶中

初出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彌布殿廷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在船上採蓮唱吳歌　帝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俱不見但金水如舊耳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共語一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腳踹耤而臥　上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位而寢又一人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耤

脚蹴石耳　上不覺汗浹于背卽還宮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　上曰汝自知
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　上故命一老千
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正非衣小兒矣
閻頭陀能于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數十畤隨
其後令通身拭摩以爲快或上下俱赤體趺坐或
浴沸湯中遇食不問貴賤必分客有問道者曰治
國必先愛民養身莫善寡欲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楹屋耳　嘆曰惜乎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後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撤屋廣之貧落如故

洪武末年熒惑守心程濟上書曰兵起北方期在明年朝廷怒其妄逮京詔獄明年靖難兵果起北平

董興征廣州賊夜半聞雞鳴興問馬諒曰此何祥也

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號令

袁忠徹初相　仁宗無天子福元年四月遣使逮之忠徹時爲大常丞見守備內臣跪請云聞有旨執其遲二十日得脫矣公接使命幸以他事羈之內臣許諾已而使者至內臣令造檻車少緩數日囚忠徹至臨清遇遺詔免

徐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柰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

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徐武功問劉宗序曰見夜來天　宦官之禍作矣

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恐其禍尤甚于我是月吉

祥之侄欽果反誅連及吉祥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

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

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遯去

徐有貞善天文已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云命

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達子婦也遂行過臨清數驛土木敗報至

陳懋精數學謂所親曰今歲狀頭當刑已而身罹之

文皇潛時有風李秀者陽狂奇譎惟 上知其人一日奏曰明日臣生日欲邀三護衛飲 上笑令諸校往秀持楮錢罵擲爆之烟起衝人嚏涕橫流楮燼秀遽箕揚灰被衆衣大聲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耶衆以聞 上笑而已

弘治壬戌春初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曰魁在何處曰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將揭曉復命占之訝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陝西矣是年湖廣魯鐸中會元陝西康海中狀元

彭時及第明年頒己巳之朔觀其書二至夏晝冬夜各六十一刻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因問司曆其先生荅曰曆者聖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撰之能無謫其本乎未幾有土木之變

儒續嘗言其父客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父客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樹中果然

正德中迎占國師于京師諸縉紳問占曰須從陸來乎從水來乎占曰吾乘龍來耳衆未信占乃出一葫蘆傾一虫于碗內大如芥子占以水噀之漸長數尺乃飛出檐前則二三丈矣雷雨大作衆請曰公

眞神人願收龍以止怖占叱之漸小仍入葫蘆中

王士能生一百二十餘歲楊循吉叩其所以壽荅曰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

孫福海有戲術嘗與諸少年納凉有美婦四五至孫語少年曰汝欲見其足耶即畫地爲一字婦至見畫處若巨濤卽躍而足見諸人爲一笑

諸武胄餞王臣于海上贐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水珠濺坐席武胄皆動色王謝曰銀在侍袖戲耳

出諸袖中

尹蓬頭居鐵鶴觀中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悉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二百年矣幸再相見跨鐵鶴背飛上殿脊對衆高揖而去

僧孤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婦乘肩輿至罵僧不避須之舁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十度猶不能去旁人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自行耳言訖舁夫足輕如故

登州一道人自稱酒量莫敵大姓某聞而延之罄五六石而去登蓬萊閣仰臥繃開手足從甲中射酒如注梁棟淋漓抖擻下閣飄然而逝

崔銑善飲嘗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與之較每崔一摳酒方士一摳飯崔已醉而飯不止凡得五十四摳後償其飯四在也蓋障眼術

邵道人善飲水無問多少悉飲之冬月水水則聞道人齒間漉漉聲頃之肩膀面紅汗穀穀若雨

巧藝

陳中行精堪輿之術 太祖嘗與泛艇周流玄武湖詰之曰公知水脉所在乎中行命舊停至一處以綆維井欄投之曰此是巳 太祖欲試之翌日復與泛舟詰向所在中行執木梃漫植于湖則正入欄中 上服其精遂建爲寢殿

朱允升得六壬之奥嘗訪友人見案上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

少侯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牽驢應之名升郎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袁珙精相術　文皇召至燕邸使者與飲于酒肆上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使者因謂珙試看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　殿下何如輕行

袁廷玉過鄞縣前見婦人哭聲凄甚問其故曰夫當

戍趙州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金世忠也以卜課度日今缺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此行當大貴且囑曰登册即順境他日無相忘世忠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靖難兵起多用其謀策果遷兵書即金忠也

袁廷玉善相　太宗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眞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自元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的主見順

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袁忠徹二壻一爲盜死一覆舟死袁每談相妻必叱云相壻之目安在袁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閒二沈學士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藥葫蘆道人者不知何許人賣藥吳市人有求則就葫蘆中傾出飲之病無弗愈也或傾而不出者則曰爾無緣不可救也

聞倪敏公鑑與俞宫保士悅赴試南京時呂城有婦人占課甚驗二公往占婦驚曰二公官皆尚書既問姓名曰陳公功名一生安穩俞公爵祿雖同但末路不佳耳後皆如其言

李古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古廉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廟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衆始神柳庄之術

建昌張德厚少時有術者推其命曰此人八旬當爲尚書然四旬不免夭折後張果以四旬死又四十年以孫昇貴贈禮部尚書

正統中瞽者馬珍以奇術鳴輦下劉太醫二子倫倖嘗詣珍坐定聞屋後驢鳴珍呼其妻曰驢聲悲今日殊有哀苦事俄而劉倖來訃其父喪

吳門金鬼谷善推命有富商談命肆中適一負薪者曰我四柱皆同何彼富我貧耶鬼谷曰汝能往詢

方千里外亦與富者有埒貧者有姊在閩中往求之姊亦貧甚隣有隙所使弟暫宿夜見鬼物入穴中遂得黄金百鎰有金鼓覆其上貧者得金歸以金鼓報之鬼谷署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

陳嗣初喪母僧南宗指一穴曰百日内即貴矣陳未之信僧怒曰百日内不入朝爲八品官者老僧誓絕此藝初金侍郎入京陳爲送行文楊文貞一見稱賞薦于 仁廟聘爲五經博士累不出三月

金寅少聲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休咎多奇中英廟北狩陰遣使問寅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乎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

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後一一如其言

高棅善畫法米南宮方壺子畫妙一時初識棅爾賞不置曰異時當為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饌歲嘗優于祿入

張養正善太素脈顧憲使棠幼患病其父命僕負請養正託云寠人子養正曰是家乃有此子乎他日三品貴人也棠疾未愈父邀養正至家養正曰何脈與某家子同耶父以實告後如其言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脉一人曰子十三年疽發背死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惡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

吳郡書名聞海內華亭獨貴沈度至學士粲至大理少卿張天駿至尚書張電至侍郎時人語曰前有二沈後有二張

吳江吳少保洪筮官南都其子尚書公山方十二歲

南都郎中萬岦善相人見山甚奇之曰即南都諸
公卿兒無若此者父子竝官上卿奚疑哉山聞之
曰如郎中言萬石君顧復見哉已而果然
張汝弼守南安多善政黃翰為江西副使有畧聲俱
華亭人善書世云翰與汝弼人繼薰　藝猶界術
儲瓘云徐子仁書種種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
其窮厄然耳
徐髯仙家有杜古狂畫雷神一幅人長尺許七八人

摘一處狀貌皆奇古徐每遇端午日七月十五日
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檉居輞川圖也

王逢元父子善書人遂以大令呼逢元又因其家代
有文人曰王謝至今不衰

吳小仙率其徒至公侯內臣家作畫其徒或為勢所
動輒罵曰汝方寸如此豈復有畫耶

有患癥者迎王良民治之王曰人有癥也猶悍媳逆
子也能伏不能絕若亟攻之譬與晉陽之甲矣

僞髯子姓許善相術老遇異人令之相許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尺經掌渥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

胡弘善相字有士人書串字弘云串者二中也必連捷矣或聞其語亦書串字以聞弘云前間偶爾效之則有心矣串加心患也若當憂疾病後俱驗

孝廟登極吳偉召見便殿命畫稱旨賜畫狀元印

王陽明七歲一僧熟視之曰此兒躋龜乃翁海日笑

[illegible]老夫狀元及第名位非輕恐竈未易跨也僧曰不然跨凡竈者終是凡兒若君家兒能跨君竈所以為佳後陽明以平宸濠功封伯且從祀海日狀元宗伯終不及矣

正德庚辰一星士推帝造為老松樓鶴格松老將壞鶴立不久至辛巳果升遐

清彈琵琶稱鍾叔之新安查八十好琵琶訪鍾鍾曰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謁非欲受業乎禮

不可耷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伎使果奇執翁子禮未曉鍾取琵琶一曲查郎膝行而前稱翁子留數月盡鍾之伎而歸

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為勁敵王鳳洲嘗戲李以李廣程以程不識程猶未肯從受也

莫雲卿最愛方于魯墨嘗曰濟谷奧超世不常有縻松節絕亦多時玄賞者騰古希今恒情則貴遠賤邇綠螺烏玦瀨髓龍膏推轂嵯峨齋盤易水吾

于方氏殆無間然又曰是人已入玄心三昧

陸以寧語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畫靠官他日身後官靠畫

夏昶工畫竹石擅名天下至朝鮮日本諸國皆以金購之

莫廷韓曰方于魯造墨汪司馬為之評論墨以評重固然第方氏墨行世而後知司馬之于名物發而苟不以文托質幾謂評由墨重亦可矣

寵禮

吳良敗張士誠于江陰 高皇召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美之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宋濂素寡飲嘗侍宴 高皇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宋景濂致仕　上賜縉綺問曰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濂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于鼎取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太祖問朱善曰汝誰子耶對曰臣非　陛下子而誰子屢詰之對如前　上笑曰汝乃朕養子耳汝本姓非朱今固不令汝復姓某亦不令姓朱賜汝爲

沐遂爲沐英

國初宋濂王禕同在史局王渴甚謂宋曰得昨上所賜梨漿耳濟矣中官竊聞以奏上即命賜之

夏㬱本名𥝠書徵入翰林文皇見其名曰太陽麗天照臨國日宜書在永上㬱頓首受命

永樂間戶書夏元吉侍母年門外觀燈上聞之遣中官賚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爲賢母歡也

楊文貞晚納婢李氏中宮有慶事命婦皆入賀太

后聞公有婢亟召入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即命妃嬪重爲梳鬟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

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所過不受餽遺惟耿清惠公餽雞果則受少示不激揚之意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舉至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德二年春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王振欲誅之三

楊申救得免　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叩首
感泣人擬蘇軾奇才之對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晳奏對辨
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係本土不
宜授　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鄉耶
禮部侍郎缺　上特命吏部陞李紹公卿往賀尚書
王翺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已而權貴不平伺間

諸公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
爲翱退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于 上如此
宣德中 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
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
向北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克庶矣
宣宗製束髮玉冠二 上用其一一賜夏忠靖公曰
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

天順改元薛瑄入内閣一日 上方小帽短衣聞先生奏事爲更長衣世謂之不冠不見黯

英宗在虜廷與哈銘同寢 上晨起謂銘曰汝昨夜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先武子陵共臥事 上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

劉翊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 憲廟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翊

孝皇優禮大臣西涯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

孝宗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金緋韓帽皆叩頭謝
恩上顧謂曰先生辛苦敏政有詩記之云經生
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孝廟擢爲沈度字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孫世隆
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遺像卷因撫而嘆
曰好先生出世矣
張司馬悅任南都領定簡靜中官某雅敬之嘗設席
獨延公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淺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讌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淺紅者曰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當之賢賦詩閣院官屬咸和以為盛事

孫承恩由中允陞南學士　世宗嘗顧近侍曰何久不見稀鬚中允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書適文徵仲應貢至京乃
游揚于公卿間得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
文徵仲了此一事不爲徒行矣

高淳韓邦憲爲衢守習童川人子鳴名首行部過其
家龍立山塢中人不識太守丞簿皆擁門瞯覻尉
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蕨菜羹脫粟飯太守與子
鳴共而嗚嗚吟至夕始去咸莫惻所謂

張元禎短小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

任誕

陳桱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雷忽震其几神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雖擊陳桱之臂亦不改矣

王孟端夜聞簫聲清亮倚床而聽遂乘興寫竹石一幅詰旦尋訪乃大商也即遺之商人拜受越數日具幣謝并乞配幅孟端厲聲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

僧衍字斯道通兵術嘗至京口賦覽古詩及詠百花洲詩僧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

吳與弼兩召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笑其迂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徹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與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同座便脫衣行觴

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
伶小子恨不見我
成化甲申庚吉士相率入内閣請解館李賢曰督
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永
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深責
之則曰吾輩教習雖倒該三年巳燒却一年矣謂
癸未春闈災故也
王越帥三邊嘗入省朝秦王王宴之因請曰大王幸

宴臣而不備禮王怪問之曰不命女妓非大宴也王謝曰不敢耳因命教坊進妓復請曰爲大王吠北門良苦柰何不以耳目之美一酬老臣王曰惟命越乃擇佳者十餘人再拜携之而出

康海答寇子惇云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雖鄉黨目好者莫不耻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户非所願也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開人論古書

有不解草即曰是六代以還書耶

楊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怍人謂此君故自汙王元美曰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磨耗之耳

張禺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殊自珍詫嘗書一紙寄楊升菴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村酒醉人何須綠蟻

李獻吉爲戶部郎上書論壽寧侯下獄賴上恩得免

一夕醉遇侯罵其生平事害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
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
詩云半醉嘔罵文成侯蓋指此事
常評事明卿時過倡家宿至日高舂徐起恭會不及
長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胡姬飲不欲居薄且
吳門朱野航攻詩館于王氏與主人對酌罷適月上
野航得語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
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除取酒更酌

桑民懌好爲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原非遷韓愈曰此小兒號嗄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

桑悅謫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劉源濠宕不羈値湯徵續廣座中劉曰湯雖出將家學問識見種種過人既日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黃巖王古直遊京師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求爲爵祿

圖耶盍科舉乎則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
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

錢端學聞湯徵績名往候之屢質所爲詩湯始曰可
中而厭終而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

劉溥詩有茫茫白雲老之句或謂雲者聚散之物豈
得謂老劉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眞其人辯不
已劉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不得溥詩

王廷陳削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蓬首垢

足因服應之開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曰

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即掩卷曰何處佳其

人卒不能答便去不復別

張靈嗜酒醉則曰日休小豎子尚稱醉士我獨不能

醉耶與唐寅善寅招靈飲直抵寢所呼曰日高舂

矣睡何為靈怒曰今日無酒雅懷不啟方入醉鄉

又為相覺寅曰正欲邀子耳靈喜披衣與寅痛飲

祝允明嘗留客無所出酒窘甚黠者持此錢米乞文及手書輙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欲市之以沽酒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詹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篋何益

楊循吉多病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意困起踔掉不休人遂呼顛主事

上饒婁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錄我每行必動天象

閩人林鴻開詩社招致海内詞客浦舍人源至其家令誦平日所爲詩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始許入社

王九思答王德徵云九思者當世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爲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里世之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罵詆事獨曰吾何媿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王山人叔承撰應制箋表爲興化相君所物色然好

飲遊公卿間不醉不已一日相君追應制使使回
出蹤跡叔承不得至則醉踉蹌前噝嚜不辨相君
乃使所善風之曰生幸減縱遊使我不廑緩急一
官謝難叔承稽首曰相君駃欲以富貴縻國士相
君乃謝曰負上恩不能遽歸從山人遊請俟異日
王叔承自謂于文喜孟軻莊周屈平左丘明兩司馬
于詩喜曹植左思郭璞阮籍陶潛謝靈運謝朓鮑
照李白杜甫王維于酒喜劉伶稽康于遊喜宗鴻

檇李豈丘宗炯于俠喜季札曾仲適于隱喜京方朔王君公郭泰徐穉黃憲管寧嚴遵孫登于禪喜龎居士蘊于仙喜呂眞人嵩其所自操行結撰亦不必盡似也

肅皇幸楚胡中丞孝思作詩紀事有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怨家訐奏指爲咒詛廷杖繫獄乃取獄中桎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衆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何尚伊吾孝思

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咏不輟遂[illegible]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饋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册中

胡宗憲自負嫪毒之具被楚時醉坐肩輿中以手磨弄之東西搦昇夫及從官肩咸掩目笑胡自若也

盧柟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儀卿入門大哭不休已而長嘆曰太學士人之藪卒無有與于斯文悠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歆之

李于鱗少厭溥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指于鱗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王元美預攜相席出桑落酒飲之且曰張謂詩云不醉郎中桑落酒唐已有之乎王應曰杜詩有之水經註亦有之其人色變曰吾不知也

孫宜仲自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棄去衣冠日與樵父釣童狎人不識也興至則歌所自爲詩雲停石裂衆始推爲異人

相嵩義孫錦衣鵠過杭督撫胡宗憲張宴于別院大合伎樂暮薦其麗姝宿鵠不可胡曰公難我乎請爲子先亦擁其姝與鵠對宿質明而後返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南發歌吳國倫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

袁中郎遊鑑湖語陶石簣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袁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袁中郎

有數賈登虎丘且飲且詠張靈因更衣為丐者乞食且顧得一麋和賈笑曰丐者得無誑乎與之筆揮毫不已凡得百絕賈始駭抵舟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跡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為神仙

常熟劉以則嘗過陽山花家花本巨族劉見其門繫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行家耶不交禮竟去

顧德輝生平不受一蔬之饋晚歲歸田訪友誓不飲食留之輟起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清談而已

薛方山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于伏羲氏之一畫乎

屠隆自言才卑而氣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然桂驅車迴轅懷刺滅字絕三臺之跡郤五侯之鯖寄東方之傲守子雲之玄寧爲顏駟毋爲虎圈寧爲崔駰毋爲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雞香可羨不奏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鬱輪泉石可盟不抱荊璞以此誨妬亦以此得名

六卷終